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四六一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補正

昨日保德營村農民控訴大會開除劉芝茂黨籍一訊中，貧農楊張大指着劉芝茂說：「……你那時裝腔作勢，不和我們稱同志……」，應改爲「……你那時不叫我們稱你同志（那是裝腔作勢——編者）……」。此係編者改稿疏忽之誤，特此補正，並請營村羣衆及作者原諒。

稅務總局通知

查過去發出之查驗證，發現有遺失、濫發、走私人員竊取等流弊，茲爲根絕此流弊，本局特製定新查驗證（字樣橫寫），從四七年十二月一日起一律啓用，所有過去行署或專署製印之查驗證完全交回本局作廢。今後如發現有仍攜帶舊查驗證，冒充商私者，得將人扣交政府依法處理，特此通知。

晉察冀我軍再獲大勝
解放石家莊殲敵兩萬餘
活捉蔣匪三十二師師長劉英繳獲如山

（新華社晉察冀前綫十三日急電）解放軍於十二日解放蔣匪華北戰略要地與交通樞紐石家莊，盡殲守敵兩萬餘人。據晉察冀前綫司令部發表第五號作戰公報稱：我軍於上月二十二日清風店大捷後，即向石家莊展開猛烈攻勢，我各路大軍於六日開始掃蕩蔣匪石莊外圍各據點，經六晝夜之激戰，於十二日正午十二時勝利結束戰鬥，市區爲我全部佔領，全殲蔣匪第三軍所屬之三十二師及甫經空運石莊之暫編三十二師第六團、河北保安第九第十兩縱隊、蔣記各縣「還鄉團」、保警隊等共兩萬餘人，三十二師師長劉英爲我生俘，蔣匪石莊市政府、市黨部及二十餘縣反動流亡政府被我一網打盡，繳獲堆積如山，現正清查中。石莊內外近百餘萬人民，慶祝解放，我民主政府已隨軍入城，進行善後工作。

六晝夜激戰破敵兩道防綫
蔣匪抵抗瓦解，成羣就俘
——解放石家莊經過——

（新華社晉察冀前綫十三日上午十二時急電）前綫記者報導：自六日起至十二日，經六晝夜激烈戰鬥，人民解放軍完全解放華北解放區中心，素稱華北交通輪軸的戰略要地石家莊。十月二十二日解放軍於清風店全殲敵第三軍等部一萬三千餘人之後，我軍乘勝向孤島石家莊發動攻勢。大軍於五日進迫石莊近郊，六日起，首在石莊外圍週約百餘里之蔣匪防綫內展開清掃戰，至七日晨，我軍先後攻克石家莊西約四十華里之獲鹿城，南約三十里之高邑車站及西北十華里之大郭村及其飛機場等匪軍重要據點十餘處。八日，我軍全綫向匪外一道防綫發動總攻，砲聲雷鳴，烟火沖天，二十分鐘後，西南綫首先突破匪防綫，大軍即旋踵而入市郊。東北方另路我軍，於十分鐘內完全佔領制高點雲盤山後，即協同西北與東南各路我軍，横掃敵阻溝，神速向市區推進。至此，匪軍苦心構築之六十里第一道防禦工事，即告土崩瓦解。十日下午四時半，我軍向市區發動總攻，未及二十分鐘，敵軍內市溝一道防綫亦遭我軍突破。該部於佔領石橋下之東里村及南兵營、民衆教育場等處後，旋迴前進。另部我軍於突破石橋東南防綫後，即沿中正路、阜平路，排除敵抵抗，向市中心疾速推進。至十一日十一時，市區各點敵即告瓦解，丟盔卸甲，成羣被俘。至此，市區大部爲我佔領，電燈公司、廣播電台、大興紗廠、車站等全入我手，僅餘部份匪軍，據石橋北之兵營碉堡頑抗，並以坦克裝甲車數度向我反撲，但遭我火箭砲防砲猛烈轟擊，均未得逞。十二日晨，我各路大軍向該匪發動最後攻擊，至午，據守該處之匪三十二師師部等部悉遭殲滅，據守市東郊范村之敵當即集體投降。至此，被日寇統治八年蔣匪蹂躪兩年零三個月之石家莊市，即全告解放。市內外近百萬人民重睹天日，華北各解放區已在廣大地帶，完全聯成一片。

我綏蒙騎兵
殲傅匪九十餘
摧毀敵韭菜莊窩圍牆工事

（新華社綏蒙十四日電）十一月五日，清水河傅匪保警一、二中隊一百二十餘人，抓民夫，在韭菜莊强修築據點圍墻，我騎兵某部開到，當即奔往襲擊，敵不支，向清河城逃竄。我騎兵窮追擊至清河城十里許，殲敵一部，除斃傷外，生俘敵二十六名，繳獲步槍十四支，子彈三百九十發。我無一傷亡。並將敵修築之圍墻及工事徹底破壞。十一日下午，懷仁敵百餘，犯我劉大莊（懷仁城南四十里）一帶搶糧，適與我騎兵某部遭遇，槍聲一響，敵即東竄，我尾追至清水河村，激戰一小時，將敵大部殲滅，俘敵三十七名，斃敵二十七名，傷敵七名，繳獲輕機槍兩挺，步槍三十七支，子彈四百一十九發，手榴彈十九顆，戰馬四匹。（郭斌）

（新華社晉西南十一日電）我某部於十二日在靈石二區賓縣上設伏，打擊由靈鎮（靈石四南二十里）出擾搶糧之敵。下午四時，閻匪四十五師一個連始至背明村（距靈鎮南十餘里）搶糧，我軍立即趕至，將敵擊潰，俘敵十四名，繳迫擊機槍三挺，輕砲一門，步槍七支。

鄉寧二、三區群衆民兵
出入山林捕捉潰匪

（新華社晉西南十四日電）鄉寧二、三區民兵羣衆配合我軍，到處設伏，積極捕捉潰散閻匪及「還鄉團」的逃亡地主奸細。十月二十八日，被我追擊部隊擊潰的閻匪，向四野山林亂竄，當即落入我三區民兵的埋伏圈中，區民兵四團鋒擁而上，八名匪軍當即就擒。十月二十九日，設伏於梵王寺的民兵，在中隊長伍負子率領下，一天即捕捉閻匪士兵、地主三十餘名。丹石牌勢梁的羣衆及公務人員看見三個閻匪鬼鬼祟祟的走來時，連忙去知民兵，民兵徒手躲於道旁樹林中，待匪軍走來，一聲吆喊，匪軍倉惶落馬舉手就擒。其中一個在逃跑中落崖跌斷了腿。牛王廟民兵中隊長侯拐喜，見匪軍走來時，打一冷槍，敵狂奔狼竄，他衝下去，活捉匪軍一名，繳槍一支。博家崖的青年貧農燕水孩，空手活捉匪軍一名，繳槍一支。現各地方武裝民兵羣衆，正日夜出入大山密林中，搜索潰匪。（吳鋼）

我忻東三區民兵
以少抗多阻擊搶糧敵

（忻縣訊）（遲到）忻東三區民兵英勇打擊搶糧閻匪。十月十六日，閻匪四十師與僞保安十六團特警大隊四千五百餘人，侵犯我某某七村大肆搶糧，當遭到我各村民兵埋雷爆炸。一天戰鬥中，被我民兵擊傷十一人，地雷炸斃敵二名，傷四名。某村民兵，分七處抗擊敵人，連續打垮敵三次衝鋒，始終堅持陣地，把兩千餘敵人擊退，斃敵三名，傷敵七人，我無一傷亡，保護羣衆安全轉移。（田子章）

文水閻匪六九師
一個班舉行起義

（文水訊）在我軍大反攻勝利影響下，閻匪士兵都感到跟閻錫山走是條死路。十月二十六日，駐文水南關敵六九師二〇六團三營九連八班，由班長張景善帶領，攜帶機槍一挺，步槍三支、子彈三百發，舉行起義，來到我解放區。路經文水邊山各村，備受羣衆招待與歡迎。張班長對他們一個老漢說：「我們早就想過咱們解放區來，就是等着這套棉衣。」他指着新穿的灰綠色棉衣給老鄉看。起義的士兵說：「我家是藥城解放了，我早就想回咱們解放區。」（光遠）

（新華社呂梁十四日電）閻匪六九師二零九團三營七連（由清源編成），原有一百四十五人，到十月十日，逃跑的只留下四五十人。（馬健）

臨縣蘆子溝行政村
各村互相調劑果實
贈送粮食布疋幫助樺山溝農民翻身

（臨縣訊）五區蘆子溝行政村所屬蘆子溝、故縣、楊家莊、唐家溝、土鵝里、海子頭等六個自然村，大小不同，窮富懸殊。各村鬥爭地主結束以後，在蘆子溝召開了行政村土地改革委員會聯席會，討論互相調劑鬥爭果實辦法。最後一致認爲「天下農民一家人」，翻身要大家互助才行，隨決定了各村互相調劑，辦法如下：楊家莊鬥爭果實最多，拿出八石糧食，布二十疋，衣服二十五件，被子四塊，分給唐家溝和蘆子溝村。故縣產鹽，拿出鹽一百七十捆（約合五百斤左右），分給其他五村。又拿出木板十六塊、大鍋一口、黃白蘿蔔若干斤，分給海子頭。土鵝里拿出七石糧食給唐家溝，唐家溝拿出七條牛、一個驢，分給楊家莊和土鵝里。海子頭拿出兩石三斗糧食給故縣。現在已由各村分別派人取回分配完畢。最近因爲聽見陽坡行政村屬樺山溝六村赤苦農民翻身困難，即在楊家莊召開行政村土改會和農會委員聯席會，討論幫助樺山溝辦法，決定：楊家莊拿出布十疋，故縣出鹽一百二十斤，土鵝里出細糧五斗，蘆子溝出細糧二斗，海子頭出細糧二斗，唐家溝出高粱四斗。現已通知樺山溝農會派人去取。

茲將蘆子溝村給樺山溝農民的信刊載如後：

陽坡行政村農會並轉樺山溝村農會轉全體翻身農民兄弟姊妹們：

咱們主村搞土地改革，把地主老財全打垮了，搞出好些東西。糧食、布匹、衣服、牲口、要啥有啥，沒過過油房的攬工受苦人，也開了油房，打的穀也能吃上一些年了。聽說你們山窮很苦，果實少，咱們不能眼看咱們的親兄弟們受餓受凍呀，咱們一主村的農民湊給你們十疋布、一百一十斤鹽，四斗細糧、四斗粗糧，幫助你們解決一部份生產底盤和穿衣問題，請你們派人來取去吧！讓咱們農民大大的團結起來，澈底打垮地主階級！

蘆子溝行政村新農會籌委會
翻身農民
十月五日

神池工作團塘潤小組 壓制群衆包庇新惡霸

這是嚴重的立場錯誤，也是違背「告農民書」的非法行爲，應交群衆審查處理。

（神池訊）神池工作團塘潤小組，在群衆處理新惡霸——退伍軍人、店兒上村指導員李青山時，支持鬥爭對象，壓制群衆情緒，使鬥爭大會無結果而散。此事經報到團部後，隨即指出塘潤小組這種行爲，是嚴重的立場錯誤。已命令該小組在九月二十四日店兒上行政村農民大會上，承認錯誤，並決定將李青山重新交給塘潤群衆處理。（編者按：塘潤小組之行爲，團部指出是嚴重的立場錯誤，並決定將該新惡霸交群衆重新處理，這是對的。可是該小組特別是小組長張學古，究竟爲什麼犯了這樣的錯誤？來稿未說明。又團部是否派人去該村調查過？對該工作組是否進行過檢查？爲什麼不將該小組交由塘潤群衆（特別是貧僱農）審查處理，只命令該小組在行政村農民大會上承認錯誤，是值得考慮的。因爲這樣嚴重的立場錯誤，也是違背「告農民書」的非法行爲的問題，是須交由群衆審查或由工作團審查後再向群衆承認錯誤，交由群衆處理。不是簡單命令其承認錯誤的問題。）茲將李青山罪行及該小組壓制下的第一次大會情形，詳述如下：

新惡霸李青山 姦淫貧農女人 打罵禁閉羣衆

李青山四五年退伍下來就住在塘潤村，開始做小買賣並參加該自然村工作，後當了民兵小隊長。去年除奸九月二區領導上提拔爲店兒上行政村指導員。自任職以來即包庇地主，姦淫婦女，因扮打罵、剝削壓迫基本羣衆，塘潤羣衆叫他「新惡霸」。去冬他爲了姦淫貧農陳拴定的女人，就給陳拴定戴上「二流子」帽子，強迫全村給起上來顯（一百四五十斤），把陳拴定欺禁在另一個房子裏「改造」，有一回陳拴定把上他正和陳妻通姦，實罵了他幾句，他不但不認錯賠情，還大罵：「陳拴定不是好人，半夜三更才回家」，將陳拴定從院裏打出街上來；貧農王四有倫了人，怕的跑了，民兵把王四有的老婆扣起，他特着守的民兵打發走，就強姦了這個女人。塘潤大地主任世消欠公糧二十七石，他住在任家院內，並和任世消小老婆、女子有姦情，因此就不追要，可是貧苦羣衆不說欠給讓不行，就是開會去的遲了，不是押在山藥窖，就是關在牛圈裏。貧農劉根存有次開會去的遲了一下，即被他們叫老漢下山藥窖，老漢略遲疑了一下，他當頭一脚踢進去，把老漢踢的屁下一褲子屎。只因開會去遲被他毆打、押山藥窖、關牛圈，就有十幾個。被他打罵的羣衆那就太多了。塘潤羣衆怕李青山，有個簡單的說明：誰家的娃娃哭了，說上一聲「看老李來啦」，就嚇住了。可見羣衆怕李青山到了什麼程度。

前年安置下他的時候，羣衆就給他撥了五坰頂好地，去年六月鬥爭地主王賓，又給他分了兩坰好地，羣衆給劉黑小分下的兩坰頂好地，也被他霸佔走。他一個人種了九坰頂好地。去年他非法叫塘潤羣衆給他白作務，從耕、鋤、收割、場裏往下打，都是羣衆做的，他沒有動一下，收了十多石糧食。羣衆鬥爭出地主一百多件衣服，他和幾個自然村幹部，揀其中好的賤價買了多一半。這些惡二年來羣衆不敢講一句，忍氣吞聲被他站到頭上欺侮。所以羣衆說：「貓爺爺倒了（指地主），扶起個新爺爺來。」

工作小組立場錯誤 支持鬥爭對象 壓制羣衆情緒

九月十六日，工作團去該村後，羣衆每天晚上就自動到工作團住的地方「搗拉」，逐漸反映出李青山欺侮他們的事實，後來就把李青山扣起。羣衆把李青山的大皮衣下了，命他下山藥窖，當時工作團小組長張學古沒有支持羣衆情緒，倒憐惜李青山，他開口說：「我看叫他把皮襖穿上吧！」怕李青山冷。未得到羣衆同意，就給李青山穿上皮襖。第二天羣衆積極醞釀鬥爭李青山，當時羣衆中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是複收退伍證，趕出村外；第二種是把人趕出境，退伍證不沒收；第三種拴定、劉二大頭等少數人主張打死也不嫌。當時羣情鼎沸，議論紛紛。張學古看到羣衆情緒高，怕有「過火」舉動（編者按：羣衆才剛剛起來，就怕有什麼過火！難道羣衆不應該起來反抗那在他們頭上的新惡霸了）就給羣衆講了一席話說：「我們要從各方面考慮，李青山雖然壞，他是不是有些好處與功勞。」羣衆就反映說：「看！咱們還說沒收退伍證哩！人家倒給講功勞哩！」（大意是這樣）晚上一散會，人們三三五五的議論。所以第三天正式鬥爭李青山的時候，羣衆到會就不踴躍，稀稀拉拉的，敲了一次鑼，才去了四五十個羣衆。把李青山叫到會上，一部份羣衆坐在一旁提虱子，好像若無其事。鬥爭開始，一共四個羣衆上去講話。首先是貧農劉二大頭說李青山「無故」打過他三次怎斷了？羣衆沒人助勢，他也冷淡的下來。第二個是陳拴定說，李青山姦淫他老婆，還打他，伸手打了六個耳光，即被主席拉下來。第三個是六十多歲的個貧農老娘娘，說她今年沒吃上的出去偷摘了人家兩次豆角角，一次罰了她四小斗莜麥，一次罰了她八小斗豌豆。被李青山押過山藥窖，打過比斗，她沒給上的，把她炕上鋪的席子還叫「農會」拉上走了。老娘娘說時眼裏轉着淚珠，會上除沒給此老婦娘撐腰，個個所謂大會代表，攔說你偷人，就應該這樣處分。（編者按：這是什麼代表，竟敢公開打擊貧農意見，可見這個會是被什麼人掌握了。）這老娘娘無奈，也就退了下來。第四個是貧農劉三旦，說李青山，辭天託他叫往出借存糧，當時村裏來窮劑放份，就借給破落地主劉生業一石五斗（小石）糧食。到夏天李青山受罰回來，藉口不能借給破落地主向他逼要。結果劉建業拿不出來，逼的他給了二十六元白洋（借時每小斗四角銀洋，到夏天李青山就要依每小斗兩元算），劉三旦給不起，把喂的豬子還賣了。工作團未給劉三旦撐腰，反而說：大家是叫老李吃虧，還是叫破落地主佔便宜。羣衆當然齊聲說「應當向地主要」。這件事情上工作團沒有認識了李青山藉口向地主要，實際向貧農劉三旦要了的這個惡霸的剝削勸機。於是更助長了李青山的威風，就大談他「人壞了立場不壞」，應當要的謬論。鬥爭會就這樣結束了。（關良柱）

舊堡農會臨委會 接收村公所工作

聯合鬥倒六家地主惡霸

（五寨訊）舊堡行政村在聯合鬥爭大會上，選出石登雲、李三年、黃三等九個委員，正式成立行政村農會臨時委員會。（編者按：爲保證農民代表或委員會之純潔，使貧僱農掌握領導，成立臨委會之前，應召開貧僱農大會，這一關很重要。）李三年致詞說：「今後我們一定要給大家辦事，不敢自私自利，作事一定先和大家商量，決不鬥爭地主我們只有堅決向前，決不後退。」該委員會成立後，即接收被地主富農、投機份子掌握的村公所的工作。（吳）

（又訊）本月二日，舊堡行政村農民五百餘人，聯合鬥爭李植、郝士楨、趙顯虎等六個地主惡霸。當民兵押六個頑固地主押進會場時，立即響起口號。僱農周煥章指着漢奸地主郝士楨問道：「我伺候你家當伙計，一年辛苦到頭分上幾顆穀子，你傷上日本人，叫我交雜糧，一次就派了三百來斤，你的心好毒辣！」貧農二鎖連按郝士楨：「日本人在時，我種的洋煙你抽了，打的麥子你吃了；你吃的喝的都是我們窮人的血汗。」僱農范七跳出來質問漢奸地主李家三：「你們李家人，我給你家攬工，你不給工錢，又左一次右一次派我當了漢奸，又左一包子（日寇的糧食包）我受了多少餓，打換過你們多少打？！」李三疤的婆姨放下娃娃，從人叢中擠到惡霸富農李銀虎跟前，拾起一根柳木棒棒，打着訴苦：「那年我男人受苦摟下幾兩洋煙，你說是偷的，把我男人打得死去活來！我家沒吃的，到人家地裏水一滴、汗一滴，拾下一斗麥子，你眼紅了，硬說是偷得你的，打上要走了，誰知你也有今朝呀！」人們對渾號「一丈武」五寨一帶有名的火殺團頭子惡霸趙顯虎，翻說羣衆的罪惡，爭先控訴，有的因淹水被他淹在水裏淹死，有的默默設，他連帶性口要走命。羣衆一致要他償命。其餘惡霸地主富農，由各村帶回最後處理。（吳）

交城李家社民兵 扣住營立地主馬如龍

（新華社交城訊）交二區營立村三代惡霸地主馬如龍，爲逃避清算，於九月廿九日夜向太原方向逃跑，路經七區李家社時，被半夜游動巡査的該村民兵中隊長劉永貴和民兵們在河灘發現，劉中隊長當即勇敢的攆上去，該逆頑抗，二人滾在一起，待相距幾十步之民兵趕到，打了一槍，該逆才把手舉起。馬如龍當被送交營立村羣衆處理。按該逆逃跑前，被民兵發覺當即扣押，不料乘隙偷跑，廿一日逃至七區李家社被當地羣衆扣回，禁閉中又抑脫繩索，二次逃跑，但又被我民兵扣押了。（張孝先、王愛民、汪洋）

（五寨訊）二區南坪村，貧僱農正在開會討論鬥爭地主的時候，民兵們看見一個穿新紅緞襖子，外面還罩一層褂布的女人走過。馬上叫幾個婦女去仔細檢查，搜出八塊白洋。追問結果，原來是川口村地主侯姓的媽大堆，另外，那咀村地主賈變嵩的兒媳也被農民捉住，押回本村交羣衆處理。（宋丕圖）

閻匪統治下 吉縣農村一片荒涼

（新華社晉西南十三日電）閻匪長期統治下的吉縣農村，生產受到空前浩劫。十月二十七日，記者隨軍到達吉縣，沿途田野均長滿半人高的荒草，仍然找有高粱等農作物出現野草中，但稀落無幾。記者曾訪問城東十五里的馮家河村，該村原有二十餘戶，現僅有不足十家，閻匪「編組」後，全村先後被迫當兵的青壯年共十八人，共餘青壯年全部逃走，現全村已無一青壯年。全村原種四千餘坰地（每坰合七分），今年僅種二百餘坰。過去共有牲口五十餘頭，現在只有一頭小毛驢。該村居民告記者閻匪殘酷搶掠之罪行稱：閻匪負担奇重，每兩官銀即攤九石六斗五（即徵二石，喘二石，附加七斗五），村攤銀五斗，馬料四斗，民調食二石，借出一石）。羣衆被閻匪軍搜刮淨盡後，又遭殘匪的搶劫，將糧食拉去該村一帶羊三十餘頭，雞亦被搶成一大血淋淋。距該村不遠之四衆村，原有三十餘家，四十餘頭牲口，稱二千餘坰地。現在人民全部逃走他鄉，所有土地均荒蕪了。當記者給居民照登草老漢解釋了解放軍的宣言口號及土地法大綱後，他興奮得流出眼淚，指着太陽說：「又見了太陽啦！我六十七歲的人，想不到還能看見好社會。」另外一居民劉萬福，痛哭的述說他兒子去年爲我軍帶路打鬼子後，被匪軍抓去，七月二十三日，在吉縣和另外十三個無辜羣衆集體活埋。最後他說：「這幾天一圍村」一兩餅子又派下八石，每一閭要出兩個兵，三百多銀元，解放軍把百姓從死裏又救活了！」（吳鋼）

汾城 新絳群衆 慰問解放吉鄉我軍

（新華社晉西南十四日電）汾城、新絳羣衆熱烈慰勞解放吉縣、鄉寧我軍。正在分田鬥爭中的汾城四中黃村羣衆，於本月三日，組成秧歌隊，担着六大箱慰勞品進行慰勞。該村農會主席老僱工范四娘說：「解放軍打了勝仗，我們村中鬥倒了地主，隊伍在前方消滅蔣介石、閻錫山，我們在後面打垮地主，軍民加緊幹，才能大翻身。」新絳城關商會、市民及學校獻旗送匾，汾城縣羣衆劇團，歡迎某部演出最好的節目。自動齊集豬二十一口，肉七百四十餘斤，白菜、粉條等五千二百餘斤及肥皂、毛巾、襪子、水菓等物慰勞我軍。（吳鋼）

來函照登

「勞動好」不能作爲條件 已改爲貧苦農民出身

編輯同志：

十月三十一日晉綏日報二版首條「二十里舖比條件選舉農代委員」一訊中，關於第四個條件「勞動好」，是在本自然村選舉時提出的；後來在代表大會上工作團向羣衆提出三條：一、鬥爭地主堅決；二、有事和羣衆商量；三、不自私。但和全體代表研究時，他們提議把「不自私」一改爲「先公後私」，又增加了一條「爲貧苦農民出身」，「勞動好」一條已經修正了。因重新討論條件時，作者不在當面，就按原來條件寫上了。請爲更正。

尹恆德　十一月四日

蘇中六縣翻身農民
一萬五千人保家參軍
新戰士充滿滅蔣復仇勝利信心

（新華社華東十三日電）蘇中翻身農民掀起滅蔣復仇保家參軍運動，上月，僅東台、台北（新設縣）、興化、溱潼（新設縣）、寶應、紫石（新設縣）等六縣，即有一萬五千餘人入伍。蘇中解放區過去一年在蔣匪「清剿」「掃蕩」下，被燒民房三萬餘間，被殺二萬人以上，千萬人民與蔣匪結下血海深仇。當大反攻捷報傳來，人民滅蔣復仇心切，踴躍參軍。東台練大英在縣擴大會上，控訴其夫[illegible]被蔣記「還鄉團」槍殺後，說：「我男人死也不瞑目，他死前，在牢裏曾暗地把害他的七個人的名字寫在紙上，托人帶給我，要我和同志們為他復仇，現在報仇的日子到了。」立即有二十三個幹部爭相報名參軍，榮譽軍人陳振海也要求重上前線。紫石縣鄉幹訓練班亦有三十五個鄉幹入伍，並集體上書縣長說：「我們一百八十六個窮兄弟，沒有一個不曾受地主蔣匪的罪。李興儀被迫討飯，有一次到地主狗食盆裏抓了一把，被吊打得昏過去三四次。今天我們要報千年的冤仇！」現復多鄉已成立反攻連，村成立反攻排，僅東台頭灶區盧灶村，即有七十多人入伍參軍，佳話繼傳各地。台北老軍屬陳德珠，去年前年先後送長子次子三子參軍，這次又親送四子孔子入伍。溱潼刁鴻鄉翻身農民張成林父子攜手入伍。興化參軍英雄沈傳關除在本村動員二十八人入伍外，又率全鄉一百三十名壯漢入伍。新戰士充滿勝利信心，到處結隊高呼：「打東台，奪興化，南京上海一齊下，不滅蔣賊不回家。」

隴海大破擊戰勝利進行
我軍續克民權虞城
鄂豫皖我軍攻克皖西霍邱城

（新華社豫皖蘇十三日電）解放軍對隴海路徐州開封段大破擊戰仍在勝利進行中。十一日黃昏，續克虞城、民權兩縣城及李壩集、柳河集兩車站與柳河集據點，共殲蔣匪據點守軍全部，生俘[illegible]以下九百餘人，繳獲甚豐。沿五百里隴海路鐵軌已大部翻身。為破壞蔣匪內戰運輸，沿綫成千成萬軍民刻正繼續進行破擊中。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十三日電）遲到消息：解放軍於本月七日攻克皖西霍邱縣城，戰果在清查中。

膠東我軍熱烈練兵
以戰教戰總結經驗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三日電）膠河大捷後，解放軍某部與熱烈的慶功同時，開展「以戰教戰」的練兵運動，以總結戰鬥經驗，提高指揮藝術，與進一步加強戰鬥力。首由各級指揮員以身作則，經過實地演習研究，逐步推廣。曾經榮[illegible]軍授予「金鋼鐵」稱號的某團，在首長親自指導下，進行全團幹部大演習，他們把全團班以上的幹部編成一個連隊，由團長、副團長分任連長、排長，由政治處主任任指導員，採取「自由指導」，「邊講邊做」，「分段演習」，「聯合演習」的辦法，突破與解決戰鬥中的實際困難，提高各級幹部的指揮能力。[illegible]該團長在傳達假設敵情與戰鬥任務，又經過大家發言後，由團長統一指揮，開始實地演習，一連進行了整整三天。參加演習研究後的指戰員，把所得經驗帶到部隊中去，使羣眾性的學習互相更提高一步。某師亦集合連以上的幹部，組織了一個連隊，由該師參謀長任連長，師政治部主任當指導員，各團參謀長或副團長、政治處主任分任排長和政治戰士，供給處長担任事務長，後勤主任當担架班長，衛生隊長當衛生員，全體做戰鬥員的裝備，進行實彈演習一天。這次演習不僅實際地解決了戰鬥中的動作問題，而且使如何進行戰時政治工作及各項工作，有了更進一步的體驗。該師就以這次演習的經驗，去教育部隊。對于每次攻擊有經驗有成績的某團，以排班幹部分段講解後，把演習看成指揮戰鬥一樣，認眞進行，演習後，進行戰鬥檢討，同樣有批評表揚，以所得的經驗，指導全團。在所有部隊的演習中，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是先從戰術指揮着手，貫徹「以戰教戰」的實施。此運動現已成為一種熱潮。當此秋高氣爽之際，到處可以聽到演習的砲火聲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聲，不論晴天和日夜，可以看到成羣結隊的健兒，活躍山崗或田野，用勝而不驕的態度，提高勝利的經驗，爭取更多更大的勝利。

定協訂簽美與匪蔣
權主育教國中賣出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蔣匪政府出賣中國教育主權，放任美帝國主義對華實行文化侵略之蔣美「設立美國對華教育基金會協定」，已於十日在南京正式簽定。協定規定蔣政府須以美國剩餘物資售款二千萬美元為價之賠償，交付美國政府，作美國二十年對華文化侵略之費用。在此項費用「資助」之下，「美國公民」可在中國境內一切學校或高等學府從事所謂「研究教育及其他教育活動」，而「中國公民」在美國之教育活動，則僅限於美國及檀香山、阿拉斯加、阿留申羣島等邊遠之地。美國得在南京設立一以美國大使為主席之「美國對華教育基金會」五人指導委員會，直接負責此項「教育計劃」之「管理與領導」，蔣匪當局只能委任五人以下之顧問，出席「指委會」會議，「但無投票權」，一切聽命於美國主子。該「指委會」其他四人，除美大使館職員二人外，尚規定必須包括美國在華商人及教會人員各一人，促使他們積極參予此項文化侵略活動。「指委會」及其各附屬小組委員會之會議，可在中國「任何地點舉行」。「基金會任何職員」「只要經「指委會」之「核准」，即可在中國一切地點「活動」，顯示美帝國主義今後對華文化侵略活動將無孔不入。

民主聯軍後方各兵團
緊張投入冬季大練兵

（新華社東北十三日電）民主聯軍後方各兵團在「不怕北風寒，不怕水流大汗，苦練百日成鐵漢」的堅強意志下，投入緊張的冬季大練兵運動。嫩江軍區某團經過動員後，每晨團首長以下都起來上操。戰士們整天在操場上跳高、跳遠、跨木馬、越障礙、擲手榴彈、瞄三角。幹部經過檢討，一致認為練兵就是練幹部練自己，均紛紛訂計劃，三排副排長丁懷義決心參加班裏一切活動，連長韓西林保證三槍不脫靶，並全付武裝通過大障礙。團政治處主任亦提出除完成自己工作外，保證學會使用迫擊砲和重機槍。在此影響下，戰士紛紛自動訂計劃，政治處收發員李忠盛在鄭家屯戰鬥中右手負傷殘廢，仍向別人挑戰，用左手投彈。松江軍區某團戰士曹萬[illegible]在練兵動員時說：「在練兵中不偷懶，誰不用心學習，誰就不想保衛自己分得的土地。」他的話成了羣眾中的號召。炊事員劉春村也下了決心說：「我也要學會投彈，到前方時，可直接消滅敵人。」合江軍區已組織工作組，深入各連隊，實地幫助與推動練兵，在撥款四百萬元，作為練兵獎金。黑龍江某部經秋季練兵，軍事技術普遍提高，一月來掀起的「奪紅旗」運動，成績卓著。在投彈比賽中，四班[illegible]紅旗搬家，日夜苦練，全班平均達三十五點六米。某團一營一排二班副[illegible]始時只打十一米，經過苦練五天後，即飛躍進步到四十二米。牡丹江軍區某團二連[illegible]先以班或排為單位，建立自願結合的練武小組，隨時比賽，交流經驗。練兵已成為羣眾性的熱潮。

榆林外圍三義廟戰鬥
我勇猛攻擊聚殲守敵

（新華社西北十三日電）前綫記者田方報導人民解放軍移攻三義廟戰鬥稱：三丈多高的三義廟，矗立在榆林南門外三百米遠處，廟的上下兩層、屋頂和周圍，都築有強固工事，內部有地道通東側的碉堡。敵八十六師的一個營在據守，與南城牆上守敵構成交叉火力，封鎖我攻城部隊接近城牆。十月卅日午後五點鐘，總攻開始，我軍野砲首先轟擊「瞭望塔」，[illegible]即轟擊[illegible]。火箭砲手王兆宜，七發七中。在濃烟中，我突擊隊楊吉林功臣班迅速衝過廟前[illegible]地，躍進到廟右側下一道五尺多高的牆塊前，戰士劉金棋和洪見喜二人搭起人梯，楊班長迅速爬上他們的肩膀，登上牆塊，其餘戰士和別班幾個戰士亦相繼登而上，冒着北面高樓上敵人火力，強佔了廟間房子，但是後續部隊卻被北側敵人火力阻止了，不能前進。廟上的英雄們受着幾面火力夾擊，幾個人負了傷，但他們仍堅強的回擊固守着，接應後續部隊的到達。

三、四小時後，工兵班長黃繼懋和爆炸手楊立元閃到廟樓西牆上，爆炸，在一聲巨響中，六連一排即衝上廟樓，和楊吉林功臣班會合，聚殲了廟上的敵人。但是廟東南角大砲台上，敵人火力仍有力地封鎖着我軍前進道路。二班長師喜照接受了消滅該敵的任務，首先命令戰士馬新倉和崔殿仁去爆炸，自己率領其餘戰士，乘敵人被震昏的霎那，神速到砲台下架梯上去，但梯子又被敵人側射火力打倒，師班長急中生智，解下皮帶，把後邊的戰士們都拉了上去，十分鐘之間，敵排長以下十個人即繳械投降了。

最後，廟院上頑抗的敵人，[illegible]陣地亦被我摧毀，房塔樓塌，白白為蔣匪送死的一個班的敵人，都被炸得七孔流血，灼得焦黑不堪，而嶄新的機槍和五千多發子彈，就作了我軍的勝利品。

我軍解放郟縣之役
砲火聲中開倉濟貧

（新華社陝前綫十三日電）解放軍在郟縣[illegible]即開倉濟貧。四日我突擊部隊攻入城內時，部隊工作人員立即入城，打開糧倉，將蔣匪搜括多日的糧食，發放濟貧。城內貧民聞訊，不顧流彈橫飛，緊隨解放軍勝利腳步，歡呼湧向糧倉，大聲叫着：「走呀，咱救命的隊伍來了，（指武庭麟）的隊伍眼看就要完了！」當我軍將敵包圍於北街時，人愈來愈多，原來很冷靜的城四小巷，擠滿了領糧的窮人。中午，我軍發動總攻，砲聲震耳，攻擊部隊沿街奔跑，領糧的羣眾卻沒有因此減少，他們一面向火綫運動，一面說：「去領糧吧，馬上就[illegible]武庭麟了。」並時時幫助領糧的老漢和婦女，把糧[illegible]扁擔。從開始攻擊到解決戰鬥，不過幾小時，倉裏十餘萬斤糧食已經發完了。據初步統計，在砲火聲中領糧食的窮人，約有一萬人。

胡營長與岱崮連

魯中監護第一營營長胡鳳清指揮下的第一連，曾堅守岱崮（新泰東六十餘里），在數十倍於己的敵人陸空聯合進攻下，血戰四十二天，以傷亡十八人的代價，殺傷敵二百餘名，勝利完成了阻擊任務。

蔣匪向沂魯山區進攻時，胡營長奉命指揮第一連守岱崮，他們的口號是「人在崮就在，[illegible]，爭取作岱崮英雄模範連」。六月二十七日，蔣匪開始攻山，首先以[illegible]飛機[illegible]，集中狂炸[illegible]山上工事被彈片煙霧籠罩，他們沉着地握住手榴彈，等候敵人[illegible]，手榴彈像冰雹一樣投到敵人中，敵人一個班只剩了三個人滾下山去。接着二次三次進攻，都被打了回去。

蔣軍見硬攻不行，又想用[illegible]手段瓦解他們，[illegible]次送信，都無[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我軍強大活動
迫使敵長江運輸停頓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人民解放軍在長江北岸之強大活動，已迫使蔣匪內戰重要運輸之長江航運陷於停頓。[illegible]上海與漢口間[illegible]及揚子江上的一切[illegible]停止[illegible]

展開我們的老本本

—「告農民書」是農民行動的指針—

弱雨

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告農民書」，成爲邊區農民百讀不厭的經典。是各地農民自己起來解放自己的行動指針。在五寨西渠渠上，羣衆每遇到翻身中的重大問題，發生了什麼疑難、爭論，大家就會不約而同的說：「展開咱的老本本」—或者說：「問問咱的老師傅」。在區農民代表會上，有些代表把告農民書中的：查階級，評成份，吐苦水，挖窮根四句話，叫做「農民翻身三字經」。

上鹿角村的羣衆運動，被封建富農劉四把持了。這個壞蛋，僞裝羣衆，混水摸魚，本村的大部份羣衆，敢怒而不敢說，還有一些羣衆叫他暫時迷惑住了。在這傢伙的把持破壞下，上鹿角村在鬥爭果實中教了三口猪，並且不按貧苦程度，而只按人口分了，他自已就分了卅多斤，大吃大喝的貪汚浪費羣衆鬥爭果實。這件事叫鹿角村羣衆知道了，他們就覺得上鹿角村這樣做不合適。於是就展開告農民書來看，看到書上說的是：分配鬥爭果實要按行政村爲單位，要照顧貧苦程度。可是上鹿角村，在劉四把持下，私自霸佔了羣衆鬥爭果實，窮苦人又沒有多分，反叫壞蛋劉四貪汚了。因此，他們就堅決反對說：「上鹿角村做的和告農民書上說的完全不一樣。」這些話引起上鹿角村羣衆的注意和警覺了，膽子也壯了，把壞蛋劉四驅出了羣衆的隊伍，並給了他處罰。

趙家溝羣衆討論到告農民書上：「不管什麼人，應當嚴格禁止包庇地主！」一條時，羣衆的眼光一時都盯住替地主寄存東西的趙治邦身上，大家故意把聲調加重，重複地對着他唸着：「如果他自己覺得這是罪惡，自動向羣衆報告，拿了出來，應當受到獎勵……如果他頑固不聽羣衆勸說，由羣衆處理。」剛剛唸完，趙治邦就忙着聲明：他家裏寄存着三金地主李掛屏（他姐姐家）的一大皮箱衣服和其他財物。第二天趙羊小也向羣衆聲明他給獨子溝地主張友瑞（他女婿）寄存幾十斤棉花和衣服等物。接着羣衆討論這些東西怎樣處理？最後大家覺得還是「老本本」上說的對：「外村地主隱藏財物在本村查出後，一律交回外村處理。」於是由趙家溝農會分別通知了三金和獨子溝農委會派人來點收了東西。那兩村羣衆都喜歡的很，並感謝趙家溝羣衆的大公無私，他們說：「如今眞是天下農民一家人了！」

羊可莊地主徐啟業的大兒媳婦徐八寨婦，她的財物倘沒全部拿出，羣衆還在和她鬧鬥爭，徐啟業就用了「美人計」，撒謊騙了侯家莊的貧農三金羊，瞞着羣衆嫁給他了。結婚兩天後，羣衆發覺了，便從侯家莊把三金羊找來，羣衆首先就問他說：「你聽過告農民書沒有？」三金羊說「沒有」。羣衆說：「怪不得哩！徐八寨婦是地主，你怎就娶[illegible]……」

[illegible]……羊聽了羣衆的批評以後，後悔的說：「這狗日的地主老婆，不是嫁我[illegible]」……地主三綠（？）在兩月前的三了地，家裏（？）[illegible]……交劉家咀羣衆。

編者按：這個報導，以生動的事例，告訴我們「告農民書」一經爲羣衆所掌握，便成爲羣衆行動的指針。羣衆，特別是貧僱農掌握了它，就知道如何行動，[illegible]……「告農民書」[illegible]……

怪奸賊老蔣

解放戰士張俊道

「不怪李不怪張，怪只怪奸賊老蔣！打日本裝模作樣，暗裏偷使來往；靠美國打共產黨，要我們當砲灰一命亡！……說起來話太長，三等九級按月發餉；盡都是吃的百姓「窩杜」。師旅團營層層剝光；排長排長，一天三嚷，沒有錢花，去找事務長！」按張俊道現年二十歲，陝西朝邑縣人，榆林戰鬥被解放送回後方，在一羣老鄉看他們身穿的美國式服裝時，他向老鄉們說：「這岸官兵不平等，那岸黑暗專政；這岸羣衆擁護，那岸百姓反對；這岸有說話權，那岸連屁也不敢放。喚！眞是黑白分明，黑白分明……。」

張政委的裌衣

何穆耘

在行軍的行列中，走着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人，他穿的一件裌衣，衣服的下邊已失去了原有的輪廓，幾塊白色衣裏露在外面。左邊胸前的小口袋，已隨着半個衣襟脫落了。袖肘磨穿，背上還有一個三角窟窿。顯然，這是他爲打擊敵人，不分晝夜的帶領部隊活動在吉縣、蒲縣的叢山榆林中，被荊刺掛爛的——但衣服上的七顆黃銅鈕子卻釘得整整齊齊。

戰士們就以這件裌衣爲題談論開了：「我看全團再也找不出像這樣破爛的衣服。」

「咱們的隊伍就和頑固不同，幹部們比戰士還艱苦。」

「可以給他再縫一件新的啊！」

一個戰士很關心地說後，另一個戰士接着又說：「你沒聽見他在全團軍人大會上講節約問題時，再三囑咐咱們嗎？——我們的舊衣服，不要隨便丟了，要補補再穿！要知道我們每人節省一件衣服，就減輕了老百姓很大的負担。」

「………………………」

部隊不停的行進着，戰士們以關懷和敬佩的眼光看着那裌衣，談着那裌衣。

你想知道穿裌衣的人是誰嗎？這就是曾經身經百戰的陝北紅軍老戰士，全團指戰員所敬愛的團政治委員張鳳飛同志。

副刊

「抽兩袋烟再說！」

張沛

張大鳴是兩寶村有名的「霉藥罐」，因爲是「霉藥罐」，對於停活的（長工）過於刻薄；陰天下雨都不得閒，扣工錢；打長工是長有的事。本村人都知道他這設霉勁兒，所以這二年誰也不給他停活。「霉藥罐」就到石灰莊子上把財有像僱來了。

財有像剛一來，村裏人就給他說：「你受吧，鎚子上頭的（好糧食）人家吃了，鎚子下頭的（壞糧食）才給你吃哩！」

果然，財有像上工以來，吃了飯先抽兩袋煙再下地都不行。

這些日子，窮苦人們起來要翻身了，再不受地主的壓迫了。財有像參加了貧農會以後，也敢在「霉藥罐」面前反抗了。

這一天，財有像割麥回來，剛吃了飯正在門道裏抽煙時，「霉藥罐」走到他跟前說：「你怎麼給人家報告說我叫你吃黑饃哩！」（註一）

[illegible]……「霉藥罐」沒說的，便變了口氣：「可不敢到外頭胡說去！叫人家知道了，咱名譽不好！」

財有像冷笑說：「你還覺着你名譽好着哩？！」

「霉藥罐」一聽，說名譽不好，又火上來了：「以後不准到外頭說我名譽不好！」

財有像聽到罵他胡說，火也上來了：「我胡說！我剛一來，就聽村裏說：『餓死餓活，不給大鳴停活，做的重活，吃的黑饃。』」

「霉藥罐」瞪着嘴說：「不是你們出去胡說，別人怎麼會知道？」

財有像一聽更火了，立起來把煙袋使勁往鞋上一磕：「哼！村裏人誰不說：『衛道，衛道，[illegible]的硬，保下夥計不要命！』『大鳴老傢伙做的賴，上地不讓拿煙袋！』『拔大的，留小的。大鳴不給我吃好的。』（註二）『走過個州，走過個縣，沒見過大鳴這麼個灰老漢。』這些都是我一個人給你編的？都是實話啊！」

一排口歌說的「霉藥罐」氣的鼻孔門扇吹翻子，財有像說完，便掏出煙袋抽起煙來。

「霉藥罐」氣的說不出一句話來，呆了半天，沒好氣的說：「走！犁地去！」

財有像却慢慢地蹲下來說：「抽兩袋煙再說！」

註一：這裏麥子多，麥收後，不論窮富，都是吃的白麵饃饃，但大鳴卻給長工吃黑饃。

註二：因爲大鳴給長工吃的不好，所以長工們拔苗時，故意把大的拔了，留下小的。

九十九於十分區

哭與恨

—隨軍散記—

劉曜

神木城解放的第二天（十月三十日），在南關的一個巷子裏，我碰見一個三十來歲的婦女，哭的眼睛成了兩顆紅桃，我一問她哭的原因，她更嚎啕大哭起來，戰士們耐心的安慰她，她把傷心的淚水和鼻涕不時的揩在破棉褲上，就哭就罵着蔣匪。她說：「我是神木城南關人，娘家在城內，我大大叫李滿川，六十五歲啦，我二大叫李蒲生，七十六歲啦。夜天（三十日）黑門子鬼（蔣匪二五八團三營）偷跑的時候，一個副官，打開我家的門，非叫我大和我二大[illegible]不行，我大跪下叩頭央求說：『我七十多歲的老漢啦，[illegible]不動。』那個副官[illegible]：『媽的個巴子，別說廢話，現在是緊急關頭，八十歲也得去[illegible]。』[illegible]……幾天吃不飽，吐了，怎麼能動呢？走幾步就跌倒了，那些孫子們嫌走的慢，打了好幾次，打的我大鼻子裏嘴裏都是血。過西面那條大河（神木大河），水打在腰裏，我大和我二大兩個，都被水推倒淹死了，我們的那個[illegible]，那些孫子怕走的慢了逃不脫，並說：『推走國軍的子彈還不心疼，推走兩個死老漢有什麼關係！』現在連屍首也尋不見，家裏丟下我六十多歲的瞎眼媽媽，少穿沒吃，成天大嚎大哭，我們這家子人，就叫蔣匪根子禍害死了！」

這些使人難過的哭訴，在剛解放的蔣匪區到處皆是，這使我們更明確的認識了，爲什麼我們必須要早日把蔣匪徹底乾淨的消滅掉。

李班長永遠活在我們心裏

悼戰鬥英雄李兆景同志

鳴申

李兆景同志，你在綏遠察素[illegible]戰鬥時，從傅匪中解放過來，班裏送棉衣給你穿，連部要請你吃飯，你高興的說：「今天我找到了出路，以後堅決在八路軍中幹革命。」由於你工作積極，四個月你便當了副班長。

[illegible]戰鬥，打到最後一個時，上級命令咱全連「佔領碉堡，消滅敵人！」你帶領一班人冒着密集火力的射擊，猛衝到碉堡跟前戰壕裏，壕深一丈三尺，你迅速鼓勵大家：「同志們手榴彈準備好，架人梯快上去！」說時遲，那是快，你的幾顆手榴彈「轟！轟！」在碉內開了花，隨着煙霧和敵人的慘叫聲，全佔領了碉堡，消滅了敵人。

在慶祝綏遠三戰三捷勝利大會上，你是代表咱全旅的戰鬥英雄，你坐上了主席台，你代表咱全旅講了話，你有力的伸出胳膊，大聲喊道：「堅決服從指揮，勇敢消滅胡宗南！」李班長，這是你的光榮，也是咱全連同志的光榮。

蔣台戰鬥，咱連擔任堵擊潰敵，榮勝遠同志掛了花，你愛護同志甚過自己的生命。不顧敵人機槍叫的響，你兩腿跪在地上，很快爬上前，當你順手祖勝遠同志的當兒，一顆子彈打在你的肚子上……把你抬到醫療所，你已經氣絕了。

李班長！你爲人民英勇犧牲了！你的精神永遠活在我們心裏，在解放大西北戰鬥中，我們將更勇敢作戰！勇猛前進！

僱工謠

地主的飯，眞操蛋，
稀稀的水，米少見，
愛吃不吃，不吃就算，
長工不吃，地主就騙，
一騙騙到八月半（中秋節，舊製叫長工吃好的）。
只說是讓吃口肉，
一咬是個茄子蛋；
吃口梨來，虫子蛋，
吃口月餅葵子瓣，
喝口酒來涼水罐，
弄碗蛋，過年見，
你看操蛋不操蛋。

郵政通告